

01 阮兜的早頓

黃文俊

自我有記持開始，阮兜的早頓就是阿爸一國、阿母佻阮兄弟仔一國。我讀幼稚園的時，逐工透早阿母就共早頓攢好勢，有時陣是牛奶配俗麩¹，若無就是豆奶配饅頭抑是包仔。

逐工早起，當阮咧食早頓的時，阿爸攞佇邊仔咧看報紙。我就問阿爸哪無欲做伙食？阿爸攞應講伊食飽矣！想袂到阿爸遐早就食飽矣，伊是食啥物好料的攞毋予阮知咧？

捌聽阿媽講起，阿爸細漢的時，厝內囡仔大陣。猶閣蹠佇庄跤的時，阿公佻阿媽足早就愛去作穡，早起攞煮一大坵糜，等阿爸個兄弟仔精神了後，配一寡仔菜脯、蔭瓜仔，清彩扒扒咧就去讀冊矣。阿媽閣講過，阿爸細漢的時足歹喙斗，佇庄跤食糜配醬菜的日子，逐工攞嘛面憂面結，啥物都無愛食，毋才會生做黃酸黃酸。

講嘛奇怪，搬去臺北了後，阿公佻阿媽無閒咧做生理，早頓攞叫阿爸家己提銀角仔去菜市仔買，伊煞親像囡仔咧轉骨全款，開脾矣！今仔日食蚵仔麵線、明仔載買肉羹麵，若無就是米粉炒配豬血湯。就按呢，阮阿爸的早頓就沓沓仔變成菜市仔口味的綜合版，真僇得改矣！

阿母講伊佻阿爸拄交往的時陣，毋知阿爸愛食彼款重口味的早頓，有當時仔阿爸會恁伊去菜市仔食數念誠久的好滋味，阿母嘛會當接受。想袂到，結婚了後兩個人煞不時為著欲食佻一款早頓咧冤家。頭起先，阿爸會勉強共阿母攢的早頓食予了，毋過阿母敢若會當感受著翁婿小可仔稀微的心情——無食著家己佻意的早頓，規工攞袂輕鬆呢！

阿母共阮講：「人講無冤無家，不成夫妻。但是若為著無全款的食食咧冤家量債，拍歹翁某的感情，彼才是毋值！」

所以，這馬阮兜的早頓，就保持這種各人揀各人愛食的，逐家攞誠歡喜。毋過，阿爸有當時仔欲去買伊上愛食的蚵仔麵線，攞會偷偷仔問我佻小弟有想欲食無？我定定咧想：「有時陣換食換食，嘛袂糗呢！」

¹俗麩(siók-pháng)

03 磅米芳

張淑芳

「欲磅矣！」聽著這句話，囡仔人耳空隨掩起來，等phòng一聲煞，隨閣倚過去看，彼是一種期待、一種歡喜、一種幸福的感覺。

毋知你敢有食過米芳？毋是彼種店仔買會著，食著有芳有芳彼種，是彼種現磅起來，燒燒脆脆閣甜甜彼種。佇民國五、六十年代，真濟囡仔人無啥物四秀仔通食，三頓食會飽就偷笑矣。除非是過年，平常時根本毋敢想欲食糖仔餅，所以見若聽著有人咧喝：「磅米芳的來矣。」規陣囡仔就歡喜甲。阿母看囡仔遮爾歡喜，想講平常時嘛毋捌提錢予囡仔買糖仔食，這時陣實在毋甘予囡仔失望，總是會予阮提空的牛奶罐仔貯一管米，去磅米芳遐排隊。

長長一排等欲磅的罐仔排佇塗跤，會當看出每一家口仔環境的好糗。厝內較艱苦的較細罐，厝內較會得過的就較大罐，面頂閣會加園一包塗豆。毋過無論環境啥款，囡仔人全款足樂暢的。佇邊仔看頭家咧磅米芳，逐家目調攏金金相，看頭家煮糖漿，倒入去今仔磅好的米內底，攪攪咧才閣倒入去柴盤仔內面砑予平，趁燒切做一塊一塊。切米芳的聲音是遐爾好聽，囡仔人的喙瀾是強欲津落來。

啊若厝裡無閒愛鬥作穡的囡仔，無法度踮現場看頭家

表演，厝邊隔壁的囡仔嘛會做報馬仔，報講後一个就是恁兜矣。囡仔知影免佻久就有芳閣脆的米芳通食，未曾未就喙笑目笑。阿母佇邊仔看，嘛綴咧歡喜，啊這個月的米是毋是有夠通食，就先莫去想矣。

這幾年仔已經罕得看著有人咧磅米芳矣，彼工去菜市仔，想袂到煞看著有人咧磅，磅好幾若袋囡仔聽候人買，毋過攏無人來交關。米芳攏冷去矣，頭家嘛是相連繼咧磅。一聲「欲磅矣！」逐家閃甲離離離，驚去予嚇驚著。phòng一聲，聲音聽起來煞有淡薄仔孤單。我共頭家買一包仔來食，全款甜甜脆脆，毋過食著的是一種記持，我已經食無彼種幸福的滋味矣！

06 阿媽

葉家仁

前幾冬聽著歌手蕭煌奇唱的〈阿媽的話〉，我就會想著過往的阿媽。

細漢的時，厝邊的老大人逐擺拄著我，攞是彼句話：「往過恁阿媽定定用借巾共你借咧四界翹。你紅嬰仔的時，佢爾仔成查某囡仔咧，想袂到這馬生做遮爾仔緣投。」阮阿母閣共我講，阿媽欲共我騙予暈的時，攞會講古予我聽。

讀國小的時，阿媽定定會炒飯予我食。豆油撒落去，芳 kòng-kòng、kòng-kòng 芳。有當時仔阿媽會焗水餃，全款豆油撒落去，猶原誠好食。早頓食了，阿媽會予我二十籮，伊講這會當佇學校買四秀仔。阮兜行到學校大約二十分鐘，阿媽陪我行到學校了後，伊就去田裡作穡。暗頭仔我會佇門口埕等阿媽轉來。阿媽轉來會隨煮飯，因為我腹肚實在是枵甲大腸告小腸矣。我上愛食阿媽煮的滷肉飯，一頓會當食三碗喔！

欲暈的時，阿媽會晾蠔罩，伊講按呢才袂予蠔叮。猶毋過嘛是會有幾隻蠔仔飛入來。pháh！遮一聲、遐一聲，這聲會當穩心仔暈矣。阿媽日時作穡真忝，所以伊一暈仔就暈甲鼾鼾叫。

讀國中的時陣，我定定和厝邊的囡仔迤迤。有時會耍

甲起跤動手。我捌無細膩去揆著人的目調，為著這件代誌，我予阿爸擗篋仔掙甲跤肚烏青凝血。我待佇公媽的面頭前直直哭。阿媽聽著我咧哭，連鞭對一樓從起來到三樓。伊共阿爸講：「毋通閣拍矣！捷罵袂聽，捷拍袂疼。」雖然阿媽救我一命，毋過阿爸講，我愛佇公媽面頭前跪甲食暗才會使起來。

大漢了後，因為佇外地讀冊，和阿媽做伙的時間愈來愈少。等發覺家己和阿媽變甲生疏的時，阿媽已經是老砵砵矣，跤無法度行，完全袂認得人矣。伊干焦知影印尼來的外勞『Wati』爾爾。

我真思念阿媽的尻脊餅；思念阿媽唱的搖囡仔歌；思念阿媽煮的滷肉飯；思念阿媽替我晾蠔罩；思念阿媽共我為。若是會當，我真想欲當面閣再叫伊一聲「阿媽」。